



B W R S

百味人生

心脏移植后,著名作家 de 婚姻复苏

●文/河川



这是心外科医学史上的奇迹。到今年1月,57岁的杨孟勇心脏移植已经2周年了,这意味着国际性的55岁以上病患不能进行心脏移植手术的警戒线被打破了。一个奇迹往往孕育着另一个奇迹的发生。在心脏移植手术后,杨孟勇原来不可调和的夫妻关系出现转机,若枯木逢春,冒出柔嫩的嫩芽……

他们像两棵树,没有过相依相附,有的是数十年的对峙

1998年农历正月十五,北大荒作家杨孟勇离家出走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离家之前,杨孟勇一遍遍地沿着漫长的31年的婚姻长河寻索,不仅没寻索到温馨和慰藉,反而更让他感到苍凉和失望……夫妻犹如藤和树,可是他们夫妻却像两棵树,没有过相依相附,有的只是数十年的对峙。

孟勇生性敏感,情感细致,追求艺术情调;广萍性格暴躁、粗犷,不善表达,讲究实用,这就使他们在

性情和文化上形成了难以调和的反差和冲突。这在他们恋爱时就显露了出来。有时,广萍约孟勇出来散步,俩人走着走着,广萍突然说声:“我回家了。”便拂袖而去,弄得孟勇莫名其妙。几天后,广萍又情不自禁再约孟勇。孟勇问及上次的事,广萍说:“你怎么不说话呢?”孟勇有时候和她在一起真有点儿不知道说什么。那是一个封闭的年代,一个蒙昧的年代,一个人如果谈了两三次恋爱就会被认为不正经。“女人在婚后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孟勇把婚姻的幸福寄托在了广萍婚后的改变。

1967年,24岁的杨孟勇和21岁的李广萍结婚了。

孟勇不仅希望家庭能够温馨、平和,而且他还想疼爱与呵护好自己的女人。他总对广萍说,早晨你起来做饭,让我做。妻子坐在那儿,用那月光般温柔的目光看着他,他就满足了。可是,广萍不仅不理解他的心思,而且对他干的活总是不满意。一个周日的早晨,孟勇起床生着了炉子,烧了一锅开水,然后和



颜悦色地问躺在炕上的妻子做什么饭。妻子没有告诉他做什么饭，而是问他炉子是怎么点着的，按没按照她的办法。孟勇不愉快地说：“不管按没按你的办法炉子是点着了，还很旺，这还不行吗？”“不行”。广萍决然地说。平素性情温和的杨孟勇恼了，他到了厨房，把一锅开水“哗”地倒进了炉膛，“噗”的一声火熄了，满屋弥漫着灰尘和蒸气。他饿着肚子，推着小木轮车割草去了。

他们渴望沟通，可是他们只要沟通就会导致冲突。他们就像两个刺猬一样企盼亲近，可是亲近却使得彼此被扎得鲜血直流。为避免冲突，他们只有封闭自己，回避沟通。他们又非常渴望了解对方，那么只好靠猜测了。

一天晚上，万籁俱寂，月光如水，孟勇坐在窗前弹着三弦。曲调忧伤悲抑，如诉如泣，令人肠断……突然，一位邻居慌张地跑进来：“你还弹什么呢？你媳妇都上吊了。”乐曲嘎然而止。孟勇茫然不知所措，他还以为她在厨房做饭呢，怎么也想不到她会会上吊！得救的广萍被人搀扶着走了进来。她有气无力地说：“孟勇对我一直都很好。”是啊，邻居谁不知道杨孟勇从来没打骂过媳妇，逢李广萍惹他不快时，他就一个人坐在那儿认认真真的去生气。

广萍上吊的事件是个谜，别人在猜测，杨孟勇也在猜测。一直到了几年之后，孟勇见广萍心态好的时候问她，她才道出原委：“你那天弹乐器是在想别的女人。”这是哪和哪呀？原来，厂里要开忆苦思甜大会，让杨孟勇弹琴配乐。晚上，孟勇就选一首凄凉哀婉的曲子练了起来，没想到差点要了妻子的命。

他们夫妻性格的不和渐渐众所周知，人们惋惜地说：“两个好人却没有结成一个好婚姻。”修配厂的领导劝孟勇：“不行，你们就离婚吧！，我给你出手续。”孟勇苦笑着摇了摇头。他是很有责任心的男人，他不想让李广萍像母亲那样改嫁，更不想让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失去父亲或母亲。

1998年农历正月初八，这对分居多年的夫妇又发生了冲突。于是，年近花甲并患扩张性心衰的杨孟勇满怀凄怆绝望地离家出走了。

天冷了，她抱着丈夫的棉衣，心里一片茫然，不知寄到何处

孟勇对生活已失去热望，他渴望着死亡。每每想

到死亡，他就感到如释重负，无比轻松。他多么想坐上一列开往南方的列车，在旅途中随便选择一个偏僻冷落的小站下去，悄然地结束自己的生命，给亲友留下一个永远没有结局的空白……可是，世上还有两件事让他牵挂，一是母亲，二是他未完成的作品。

离家后，杨孟勇先到哈尔滨去看望自己的养母婶婶。然后，他又去山东老家看望母亲。杨孟勇是一个很孝顺的儿子，他很爱自己的母亲。一想起母亲，他内心深处就会涌起一层层的内疚。

1969年，孟勇携妻子回山东探亲。临走前，他曾和妻子商量好了，先去聊城地区去看望她的奶奶和姥姥，然后去烟台附近的农村去看望孟勇的母亲。可是，他们在聊城住了半个月，当要去烟台时，李广萍突然改变了主意，说她不去看望他母亲了。不论孟勇怎么劝，妻子就是沉默不语。孟勇只好一个人回烟台去看望母亲了。

那是母亲改嫁后，孟勇第一次见到母亲。母亲纳闷儿地问孟勇：“你媳妇怎么没来呢？”“没来。”孟勇怕伤母亲的心，只好撒谎。孟勇的谎言很快就被母亲识破了。孟勇见惹母亲伤心了，他心若箭穿，感到非常对不起母亲。

这一次离家后，孟勇见到了母亲，心情一下子好了许多。他不想打搅母亲的家庭生活，也看不惯母亲做好饭后就去忙其它家务，当家人都吃完了，母亲才上桌捡点残汤剩饭。母亲住在南村，孟勇在北村租了一间房子，安顿了下来。他想在有生之年多陪陪母亲。

孟勇想完成几部未写完的小说。他是从1971年开始写作的。他先是自编自演了一场独幕话剧。1981年，他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了第一篇散文，紧接着他的短篇小说《刻舟者》在北大荒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深受张抗抗、梁晓声、肖复兴、陈可雄等知青作家的好评，杨孟勇若一匹黑马闯入了北大荒的文坛。1989年，杨孟勇调入北大荒文学杂志社任小说编辑。不久，他的小说《屠牛少年》被《小说月报》转载，北大荒作协为此举办了“杨孟勇作品研讨会”。创作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为了创作他放弃代理副总编的职务，可是随着夫妻关系的紧张与对峙，他再也没有写出满意的作品。

一个月过去，两个月过去，七八个月过去了，孟勇一直没有消息。“孟勇在哪呢？”尽管广萍是个粗心



的女性,可是再粗心,患有严重心脏病的丈夫离家出走了,她能不牵挂吗?她往婆婆家去了一封信,没见回信。天渐渐冷了,她抱着孟勇的棉衣心里一片迷惘,不知往哪寄好。她思来想去,最后在棉衣里塞了一包北大荒的木耳,寄到了婆婆家。还是没有回信,她对女儿说:“我没有念几年书,也没什么文化,我老惹你爸爸生气。我写信他也不回。你给你爸爸写封信吧,打听一下他在哪,劝他回来吧。”

孟勇收到女儿的信后,回信了。广萍听说孟勇在婆婆家,心踏实多了。她张罗着春节领3个孩子去山东看望婆婆。当她准备就绪只等起程之际,家里的暖气出了毛病,因此没有走成。

他需要心脏移植,她不敢告诉他,经常独自一人在走廊里悄悄地哭。

1999年11月15日,孟勇要回来了。李广萍和孩子去佳木斯站接了两次才接到了丈夫。当见到孟勇十分虚弱,脸色枯槁焦黑,面容肿得脱了相时,她的心里十分难受,泪水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原来早在1998年年底,孟勇的扩张性心肌病就发作了。他喘不上气来,膀头肿脸的,面若焦碳,睡不着觉,一夜一夜地抱着枕头坐到天亮。尽管这样,孟勇也不让家人告诉妻子。每当想到妻子,想起那失败的婚姻,他的心里就风餐雪虐,地冻天寒。他嘱托同母异父的弟弟:“我手里还有一些钱。如果我死了,你就把我送到火葬场火化了。然后,打个电话告诉你嫂子一声我死了。”他决心就是死也决不再见妻子一面。

孟勇病情愈来愈重,只能依靠强心剂来维持生命了。孟勇病倒后,年过古稀的母亲心若火焚,寝食不安。她每天都要过一条河,爬一道坡,走很远的路来看望儿子。孟勇望着母亲的白发,不禁想到母亲凄苦的一生,他实在不忍心让母亲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死去了,于是,他想死在外面的决心渐渐冰释了。最后,他冒着随时都可能死亡的危险,坐了30多个小时火车回到了佳木斯。

孟勇回来后,22天住了3次医院,治疗毫无效果,在许多人的劝说下,12月23日,孟勇在妻子的陪同下,来到了哈尔滨,住进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二院。经检查,杨孟勇的心脏已经肿胀了2倍,已有3个拳头大小了(正常人的心脏只有一个拳头大小),

保守治疗已经无望,只有心脏移植了。

危难之中见真情。在那些日子里,李广萍心如刀割,泪流如河。她深深感到自己在心灵深处对孟勇是多么的爱和依赖,如果失去了他,自己将何地孤苦无助。医生说,如果孟勇不做心脏移植手术,那么他的生命也许只能维持一年半载;如果心脏移植手术不成功,或许死在手术台上,或许很快就死去。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正好有一个各项指标都和孟勇吻合的供体。这是很难得的,有些要做心脏移植的病患苦苦地等了一年半载也没等到与自己配型的供体。医院不能和患者说,只能通知家属赶快拿主意。每当医生追问广萍,她都滚油煎心、束手无策地站在走廊哭两三个小时。她不知道该不该让孟勇冒生命危险做心脏移植手术,她又不敢回病房,怕心细的孟勇问她:“医生是怎么说的。”据说,第一例心脏移植的患者已经活了8年,如今在医院的院子里开了一家食杂店。于是,广萍就一个劲儿地往那家食杂店跑,想见一见那个人,可是她又不肯随便问……

无奈之下,她只好如实地告诉了孟勇:“姚主任不让我告诉你,可是我也不会说谎,也不知道怎么说,只好告诉你了……”听说自己需要做心脏移植手术,孟勇犹豫了,在感情上他难以接受一个陌生的心脏。最后,他还是同意了。他已经被疾病和生活折磨得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他想,如果手术不成功,不仅为医学的发展提供了一次科研机会,而且能在麻醉药下死去,对他来说也是很轻松、很幸福的事。

手术方案定下来了,经费十分紧张的北大荒文联也凑足了10万元钱手术费。广萍又让儿子回佳木斯取来了她推着小车风风雨雨、辛辛苦苦地卖9年杂货,一分一角积攒下来的3万元钱。

2000年1月14日早晨,一夜无眠的李广萍4时40分就起来了,孟勇躺在手术车上,亲朋好友簇拥在旁,缓缓走向手术室。孟勇活着进去了,不知是否能活着出来。想到这儿,亲友们心若箭穿,泪在眼眶,广萍两眼一黑就昏倒在地……

下午1时,在亲朋好友的漫长而焦灼的6个小时的等待中,孟勇终于被推了出来。医生说:“手术很成功。”当见到孟勇双眼紧闭,浑身上下插着各种管子,亲友们都哭了。广萍嚎啕大哭着跑回了病房。孟勇被径直推入监护中心,不让家属见面。



看她挤在狭窄的病床上，一半身子悬在床外，他想，也真该原谅她了。

顽强的杨孟勇在术后第三天就自己下地解手了。

死神的魔爪终于缩回去了，他们夫妻又要面对自己的婚姻了。广萍望着日益恢复健康的孟勇，不禁想起了自己所做的对不起他的事情，不由得悔恨不已。她想，孟勇经历了那么大的手术活下来实在不容易，只要他能够健康、幸福地活着，自己就是当牛做马都愿意。

晚上，孟勇睡不着觉时，默默地看着和儿子挤在一张狭窄病床上的广萍。她的身子佝偻着，有一半悬在床外边；被子给儿子盖了，她只盖件衣服。孟勇心里一阵阵难受，又一阵阵感动。尽管广萍不善言语，心比较粗，脾气比较躁，做过那么些对不起自己的事，可是，如果在这次劫难之中没有她的话，自己也就死了。况且，她就这样在医院伺候自己好几个月，且从无怨言，实在不容易，也真该原谅她了。这对怨偶开始沟通了。他们结婚33年来从没有像这样交流过，他们说了许多心里话。冰层渐渐融化，水在缝隙中缓缓流淌。

这时，广萍的妹妹突然来电话说，母亲病故了。广萍告诉妹妹，孟勇这里没人照顾，我不能回去。妹妹哭道：“姐，咱们这辈子就这么一个妈，咱妈这辈子就咱们姐俩儿，你不回来怎么行呢？”广萍放下电话，心事重重地回到病房。孟勇看出来她心里有事，就问她。孟勇得知岳母去世了，急忙催促妻子回去。广萍放心不下地回去了，安葬了母亲就匆忙赶了回来。

孟勇出院了。为了便于术后监护，他们夫妻没有回佳木斯，在哈尔滨租间房子住了下来。生活恢复了平静之后，杨孟勇又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他用几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诗集《太阳传说》和长篇小说《渔猎手记》。

他们夫妻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婚姻的痛苦丢掉了许多，性格的不和、文化的差异已是没法改变的，他们决心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重整婚姻。有许多人问孟勇：“你们夫妻关系的改变，是否与心脏移植有关？”国外有过报道，有的病患心脏移植手术后，性格和习惯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可是，在杨孟勇身上却没有发生这些变化。他们夫妻关系的变化是这场劫难激活了沉睡的感情，使他们又意识到了对方在自己生活中的位置。

编辑/谭明

要想不瘫请早防

治瘫必须良方

目前，我国的心脑血管病发病率、致残率、死亡率、复发率呈越来越高及年轻化趋势，严重危害着人们的健康长寿。何氏治瘫第五代传人在祖传治瘫经验的基础上，打破常规中医辩证观点，独创“三位一体”新理论防瘫治瘫、“三步一体”康复治瘫。以祖传秘方为基础，融入现代医学理念研制的参芪偏瘫丸、参芪血脉康系列药品是预防和治疗心脑血管病的新型药品，属纯正天然野生中药组成。功能特点：通经活络、补气活血、平衡阴阳、祛痰开窍、抗血小板聚集、溶血栓、调节血压、降血脂及血粘度、解除血管痉挛、改善微循环、软化血管。与其它同类药品不同的特点是：降低血液中内皮素含量，迅速减轻脑损害，清除自由基，能培养出抗动脉硬化因子，提高脑组织中的神经生长因子，促进内皮细胞生长，迅速建立侧支循环，加速脑细胞修复，激活并保护脑细胞。经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一万八千余例临床应用疗程短、疗效快、作用强、无毒副作用。主治脑动脉硬化、高血脂、高血粘度、脑血管痉挛、高血

压、脑梗塞、脑出血、脑萎缩、冠心病、脑外伤及偏瘫后遗症、小儿脑瘫、老年痴呆等。

凡有头痛、头晕、耳鸣、偏身麻木、一侧肢体不灵活、流口水、言语不利、失眠、健忘、视物不清、一过性意识不清均为中风偏瘫之先兆，应及时预防治疗，将偏瘫消灭在萌芽状态，服药一大疗程即可治愈。一般偏瘫患者服药2-3疗程临床治愈或生活自理，并同时预防偏瘫复发。凡连续服药达3疗程者，我院免费赠送第4疗程药物以巩固疗效。发明人何刘平被聘为全国特色诊疗专家、《医药养生保健报》特约专家、《健康大视野》杂志社高级医事顾问。我院设函诊部，患者免费索取有关资料，并可通过函诊邮药治疗，病情重者欢迎来院治疗。

山西省闻喜县复康脑血管病专科医院(闻喜县大运西路4号)

何氏治瘫第五代传人 中西医
结合脑血管病专家：何刘平
昼夜咨询电话：
0359—7041121 7041943
邮编：043800

